

## 第十五回 春英無辜遭毒手 季坤黑夜暗行兇

話說馮旭、錢林二人聽見眾友不到，站起身來要走。花文芳那裏肯放，說道：“既然眾位兄長去遊西湖，不久自當踐約，留下一席候他眾位。請二兄先坐一席，慢慢相飲，以待諸兄便了。”登時吩咐擺席，四人敘坐，錢林坐了首席，馮旭二席，花文芳、魏臨川三席。酒過數巡，饌上幾味，魏臨川道：“今日飲的酒覺得冷清，何不請二位相公行下一令，代主人消消酒。”花文芳道：“自然要請教。”叫書童拿上令盆罰杯，送到錢林面前，錢林道：“小弟不知行令。”魏臨川道：“錢相公不喜行令，請教可點一令罷。”錢林祇得飲過令酒道：“小弟要個曲牌名合意，三舉士去謁金門。”馮旭道：“朝天子要穿皂羅袍。”魏臨川道：“上小樓去飲沽美酒。”花文芳道：“紅娘子抱嬰孩兒。”

錢林完令到馮旭。馮旭道：“小弟也有一令，要三字一樣寫法合意。”飲過令酒道：“官宦家，俱是三個寶蓋頭，穿的綾羅紗，若不是官宦家，怎能穿得綾羅紗？”花文芳道：“好個官宦、家綾羅紗！如今請教錢林兄了。”錢林道：“銅鑄鏡鬚髮鬚，若無銅鑄鏡，怎照得鬚髮鬚？”魏臨川道：“浪淘沙，栽的是芙蓉花，若無浪淘沙，怎栽得芙蓉花？”馮旭道：“如今輪到花兄了。”花文芳道：“淡薄酒，請的是左右友，若無淡薄酒，怎能請左右友。”錢林、馮旭齊聲讚道：“好個淡薄酒，左右友。”

花文芳道：“輪到老魏行令。”魏臨川道：“晚生要響亮響亮，請教錢相公一拳三大杯。”錢林輸了一拳，又到馮旭跟前，馮旭也輸了。魏臨川道：“如今輪到大爺了。”文芳道：“我是主人，怎好豁拳？我喫杯算過門罷，不然老魏再出一令。”臨川道：“也說得是，請二位相公全了。一拳三大杯。”

看官，有心人算計無心人，不過三五回轉，把錢林、馮旭喫得大醉。花文芳見了大喜，暗叫家丁過來，吩咐道：“將馮旭抬到東書房，錢林抬到西書房。”對臨川道：“你去叫個丫頭來。”到得裏面想到：那個春英丫頭，每每與人做臉做嘴，等我叫他出去送他性命。“春英快來！”春英答應走來。文芳道：“連日有事不曾與你取樂，你且先到書房裏去等著我，我隨後就來。”那春英歡歡喜喜，竟奔東書房而去，走進房門忽聽得大喝一聲，一刀砍下，正是：

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送無常死不知。

春英一跤跌倒在地。

且說花文芳忙叫家丁將金銀器皿打扁，放在錢林懷內，外面喊叫捉賊，錢林睡在夢中，猛然驚醒，一骨碌爬起來，便向外跑，跑出門來，腳下將絆馬索一絆，早已跌倒在地。

眾家丁一齊擁上，不由分說，將繩索捆起，喊道：“賊拿住了，推到書房見大爺。”眾家丁故意喊叫，將馮旭驚醒，也不知外邊有甚麼事，從榻上猛然下來，往外邊走，不想腳下死屍一絆，跌倒在地，伸手一摸，摸得一手腥血，喊叫起來道：“救命救命！”眾家丁一擁而進，點燈一照，祇見馮旭滿身濺血，又見一個女子倒在地下，齊聲喊道：“馮旭殺人！”

不一時花文芳出來，眾家丁稟道：“小人們拿住了一個賊，推來見大爺，打這東書房經過，聽見有人喊救命，小人等進去一看，竟是馮旭相公殺了人，不知殺死那個？”花文芳道：“掌起燈來看，殺的何人？”假意看了一看，大驚道：“原來殺死我的愛妾春英！”向著馮旭罵道：“你好人面獸心，我與你何仇何冤？為何殺我的愛妾？”馮旭道：“不是小弟殺的。”花文芳罵道：“你這個該死的禽獸，遍身血跡還賴甚麼？”吩咐家人：“把兇手鎖了，小心看守。此是人命重情，休要走了兇手，天明送官。”家丁齊聲答應，登時把馮旭鎖起。花文芳道：“把強盜帶過來，搜看他身上可有贓證。”眾家丁一齊動手，搜出懷中許多器皿，俱是打扁的金銀。文芳大怒罵道：“你這兩個匹夫，一個因姦不從，殺死愛妾；一個醉後起心偷盜府中金銀器皿。”錢林道：“花兄不要錯認了人，我家頗有一碗飯喫，怎做起強盜來？”花文芳道：“人贓現獲，還要強賴。”吩咐家丁鎖了。”正是：

渾身有口難分辯，遍體排牙說不清。

那個魏臨川把報呈寫得現現成成，祇等天明報官。又聽得殺的是春英，心中十分煩惱，堪堪天明，就把報呈報到錢塘縣去。

這錢塘縣姓孫名文進，乃山西平陽縣人氏，兩榜進士出身，初任錢塘縣，為人耿直，心中明亮。祇見管宅門的家人，將報呈送進，說花府今夜被盜，又有一張呈子，是因姦不從，殺死人命。孫老爺聽了大驚道：“府城之內，那有大盜？”

報呈寫：“劫去金銀不計其數，現捉獲一身，搜出贓物。”又有一張寫：因姦不從殺死愛妾春英，兇手已獲。孫老爺看了沉吟半晌道：“此事有些蹊蹺，怎麼就有兩莊大事？”吩咐三班伺候，到相府看驗。

不一時，知縣出堂打道，竟奔相府而來。花文芳迎接到西廳坐下，獻茶已畢。孫文進問道：“公子怎一夜就有兩件大事？”花文芳道：“是晚生家門不幸，故遭此等異事，如今大盜、兇手俱已拿住，求老父母一問便知端的，務要兇手抵償。”孫知縣道：“公子放心，本縣從公而斷。”登時起身，走至東書房，公案早已擺定，知縣坐下。行人驗傷，將春英屍首細看報道：“滿身無傷，惟腦後一刀，深二寸有餘。”孫知縣親自下來觀看一回。權檢標了封條，用鐵局抬去荒郊看守。吩咐帶過兇手，馮旭走至公堂，深深一揖道：“生員馮旭叩見父母大人，文芳誣害生員，殺死人命。兇器在何處？見證是何人？祇求父母詳情。”知縣見是生員馮旭，嚇得一跳，沉吟一會兒，吩咐將兇手押著聽審。

又吩咐將大盜帶上來，錢林走上打一躬道：“生員錢林叩見老父母。”孫知縣驚訝道：“此兩件事俱是生員，但二生高才，據我看來，其中必有原故。”吩咐押著回衙聽審。就要起身，文芳道：“兩件事全仗老父母，務要嚴刑拷問，抵償人命。少不得治生寫信進京到家父處，保舉父母高才，不日就有陞遷之喜。”知縣道：“公子放心，自古道：殺人者償命。必然從公論斷，何勞公子叮嚀。”說畢吩咐回衙不表。

且言馮旭、錢林兩家家人來到花府，迎接相公，花家門公道：“你兩家相公與我家相公遊玩西湖去了，你們要到西湖邊去接。”哄得兩家家人跑了半夜，也不曾接著。今早又到相府來接，聞知此信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兩家家人慌慌張張回去報信與老夫人知道。馮太太聞得兒子殺人，不覺一跤跌倒在地，早已嗚呼，不知人事了。

未知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

